清史稿/卷3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一

► 卷三百二

列傳八十八

訥親傅恆子福靈安福隆安福隆安子丰紳濟倫福長安

訥親，鈕祜祿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額亦都曾孫。父尹德，附見其父遏必隆傳，訥親其次子。雍正五年，襲公爵，授散秩大臣。十年，授鑾儀使。十一年十二月，命在辦理軍機處行走。十三年，世宗疾大漸，訥親預顧命。高宗即位，莊親王允祿、果親王允禮、鄂爾泰、張廷玉輔政，號「總理王大臣」。授訥親鑲白旗滿洲都統、領侍衛內大臣，協辦總理事務。十二月，敕獎訥親勤慎，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，進一等公。乾隆元年，遷鑲黃旗滿洲都統。二年，遷兵部尚書。十一月，莊親王等請罷總理事務，訥親授軍機大臣。敘勞，加拖沙喇哈番世職。三年二月，領戶部三庫。九月，命協辦戶部。直隸總督李衛劾總河硃藻詐欺貪虐，命訥親與尚書孫嘉淦勘讞，藻坐流。訥親因與嘉淦條上永定河南北岸建築閘壩諸事。十二月，遷吏部尚書。四年五月，加太子太保。

訥親貴戚勳舊，少侍禁近，受世宗知，以為可大用。迨高宗，恩眷尤厚。訥親勤敏當上意，尤以廉介自敕，人不敢干以私。其居第巨棨縛扉側，絕無車馬跡。然以早貴，意氣驕溢，治事務刻深。左都御史劉統勳疏論訥親領事過多，任事過銳。上諭曰：「訥親為尚書，模棱推諉，固所不可，但治事未當，亦所不免，朕時時戒毋自滿。今見此奏，益當自勉。」語詳統勳傳。

九年正月，命訥親閱河南、江南、山東諸省營伍，並勘海塘、河工。時直隸天津、河間二府方以災治賑，令順道先往察覈。疏請展賑一月，從之。訥親使事既蔵，分疏上陳，其勘諸省營伍，言：「遍閱三省督撫、河漕、提鎮為標者十七，優絀互見。惟河南南陽、江南蘇松水師二鎮最劣。請下部覈賞罰。」其勘江、浙海塘，言：「舊日浙江潮自蜀山中小亹出入，近海寧為北大亹，近蕭山為南大亹，漲沙寬闊，為杭州、紹興二府保障。迨中小亹漸湮，潮趨蜀山北，震盪為患。若濬中小亹故道，減大亹潮力，上下塘工悉可安堵；即中小亹未可遽复，則當擇險要多為坦坡，木石戗壩，俾撇水積淤資以御潮。至諸處柴塘，停沙阻水，無煩議改石工。入江南境，地平而潮緩，華亭舊塘堅緻，寶山新塘尺度參差，工作又不中程。金山、奉賢、南匯、上海皆土塘，距海稍遠，所司守護如法，當無他虞。」其勘洪澤湖，請濬鹽河俾通江，疏串場河俾達海，並停天然二壩、高堰下游二堤。其勘南旺湖，請以湖中涸地貸貧民耕稼。別疏言：「各直省政事，督撫下司道，司道下州縣，州縣官惟以簿書錢穀為事，戶口貧富、土地肥瘠、物產豐嗇、民情向背、風俗美惡、以及山川原隰、橋樑道路，皆漫置不省。官但有條教，民惟責納賦，浮文常多，實意殊少。請敕各直省督撫，令州縣官遍歷境內，何事當興舉，何事當整飭，行之有無治效，以實報長官，長官即是為殿最，以實達朝廷。似亦崇實效、去虛文、飭吏治、厚民生之一端也。 」皆下部議行。

十年三月，協辦大學士。五月，授保和殿大學士，仍兼吏部尚書。十二年四月，命如山西會巡撫愛必達讞萬全民張世祿、安邑民張遠等挾眾抗官狀，論如律。愛必達及總兵羅俊、蒲州知府硃發等皆坐譴黜。十三年正月，命如浙江會大學士高斌覆勘巡撫常安貪婪狀，未至，高斌鞫得常安實受賕，訥親與共奏，論如律。三月，復命如山東會巡撫阿里衮治賑。

時大金川土司莎羅奔攻革布什咱土司犯邊，上命川陝總督張廣泗討之。大金川地絕險，阻山為石壘，名曰碉，師進攻弗克。四月，召訥親還京師，授經略大臣，率禁旅出視師。六月，訥親至軍，下令期三日克噶拉依，噶拉依者，莎羅奔結寨地也。師循色爾力石梁而下，攻碉未即克，署總兵任舉勇敢善戰，為諸軍先，沒於陣。訥親為氣奪，乃議督諸軍築碉，與敵共險，為持久。疏入，上重失任舉，又以築碉非計，手詔戒訥親，因時度勢，以為進止。訥親與廣泗合疏言：「天時地利皆賊得其長，我兵無機可乘。冬春間當減兵駐守，明歲加調精銳三萬，於四月進剿，足以成功，至遲亦不逾秋令。」訥親又別疏言：「來歲增兵，計需費數百萬。若俟二三年後有機可乘，亦未可定。」疏入，上諭曰：「卿等身在戎行，目擊情狀，不能確有成算，游移兩可。朕於數千里外，何從遙度？我師至四萬，彼止三千餘，何以彼應我則有餘，我攻彼則不足？卿等當審定應攻應罷，

毋為兩歧語。」上知訥親不足辦敵，諭軍機大臣議召訥親還；又念大金川非大敵，重臣視師，無功而還，傷國體，為四夷姍笑。密以諭訥親，冀激奮克敵。居數月，師雖有小勝，卒未得尺寸地。訥親惟請還京面對，乃召訥親及廣泗詣京師，以岳鍾琪攝經略，傅爾丹攝川陝總督，復遣尚書班第同治軍事。尋奪訥親官，令自具鞍馬，從討噶爾丹贖罪，逮廣泗。

九月，命大學士傅恆代為經略，別遣侍衛富成逮訥親，責置對，並令富成錄訥親舉止言語以聞。上前後手詔罪訥親恆數千百言，略謂：「訥親受命總戎，乖張畏縮。疏言軍夜攻碉，自帳中望見火光，知未嘗臨敵。又言督軍攻阿利山，既回營，我軍數十人各鳥獸散。知偶臨敵，又先士卒退。富成疏訥親語'金川事大難，不可輕舉，此言不敢入奏'。訥親受恩久，何事不可言？如固不能克，當實陳請罷兵。乃事敗欲以不可輕舉歸過朝廷，狡詐出意外。又值續調兵過，輒言'此皆我罪，令如許滿洲兵受苦'。滿洲兵聞調，鼓舞振躍，志切同仇。訥親以為受苦，實嫉他人成功，搖眾心，不顧國事。孤恩藐法，罪不可逭。」

十月，諭「訥親先世以軍功封二等公，為孝昭仁皇后戚屬，供職勤慎，進一等公。獲罪，應仍以二等公俾其兄策楞襲爵」。訥親恃上恩，尚冀入見上自解，上复迭降手詔，謂：「軍旅事重，平日治事詳慎，操守潔清，舉不足言。」又謂：「訥親小心謹密，而方寸一壞，天奪其魄，雖欲倖免而不能。」十二月，廣泗既誅，上封遏必隆遺刀授侍衛鄂實，監訥親還軍，誅以警眾。十四年正月，上命傅恆班師，复諭鄂實即途中行法。是月戊寅，鄂實監訥親行至班攔山，聞後命，遂誅訥親。

傅恆，字春和，富察氏，滿洲鑲黃旗人，孝賢純皇后弟也。父李榮保，附見其父米思翰傳。傅恆自侍衛洊擢戶部侍郎。乾隆十年六月，命在軍機處行走。十二年，擢戶部尚書。十三年三月，孝賢純皇后從上南巡，還至德州崩，傅恆扈行，典喪儀。四月，敕獎其勤恪，加太子太保。時訥親視師金川，解尚書阿克敦協辦大學士以授傅恆，並兼領吏部。訥親既無功，九月，命傅恆暫管川陝總督，經略軍務。尋授保和殿大學士，發京師及諸行省滿、漢兵三萬五千，以部庫及諸行省銀四百萬供軍儲，又出內帑十萬備犒賞。十一月，師行，上詣堂子告察，遣皇子及大學士來保等送至良鄉。傅恆既行，上日降手詔褒勉。傅恆道陝西，言驛政不修誤軍興，上命協辦大學士尚書尹繼善攝陝西總督，主饋運。入四川境，馬不給，上又命尹繼善往來川、陝督察。旋以傅恆師行甚速，紀律嚴明，命議敘，部議加太子太傅，特命加太保。固辭，不允，發京師及山西、湖北馬七千佐軍。傅恆發成都，經天赦山，雪後道險，步行七十里至驛。上聞，賜雙眼孔雀翎，复固辭。

初，小金川土舍良爾吉間其兄澤旺於莎羅奔，奪其印，即烝於嫂阿扣。莎羅奔之犯邊也，良爾吉實從之，後詐降為賊諜。張廣泗入奸民王秋言，使領蠻兵，我師舉動，賊輒知之。傅恆途中疏請誅良爾吉等，將至軍，使副將馬良柱招良爾吉來迎，至邦噶山，正其罪，並阿扣、王秋悉誅之。事聞，上褒傅恆明斷，命拜前賜雙眼孔雀翎，毋更固辭。

十月，至卡撒，以屯軍地狹隘，與賊相望，且雜處番民市肆中，乃相度移舊壘前，令總兵冶大雄監營壘。十四年正月，上疏言：「臣至軍，察用兵始末：當紀山進討之始，馬良柱轉戰而前，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，其鋒甚銳。彼時張廣泗若速進師，賊備未嚴，殄滅尚易；乃坐失事機，宋宗璋宿留於雜穀，許應虎敗衄於的郊，賊得盡據險要，增碉備禦。訥親初至，督戰甚急，任舉敗沒，銳挫氣索，軍無鬥志，一以軍事委張廣泗。廣泗又為奸人所愚，專主攻碉。先後殺傷數千人，匿不以聞。臣惟攻碉最為下策，槍砲不能洞堅壁，於賊無所傷。賊不過數人，自暗擊明，槍不虛發。是我惟攻石，而賊實攻人。賊於碉外為濠，兵不能越，賊伏其中，自下擊上。其碉銳立，高於浮屠，建作甚捷，數日可成，旋缺旋補。且眾心甚固，碉盡碎而不去，砲方過而復起。客主勞佚，形勢迥殊，攻一碉難於克一城。即臣所駐卡撒，左右山巔三百餘碉，計日以攻，非數年不能盡。且得一碉輒傷數十百人，得不償失。兵法，攻堅則瑕者堅，攻瑕則堅者瑕。惟使賊失所恃，我兵乃可用其所長。擬俟諸軍大集，分道而進。別選銳師，旁探間道，裹糧直入，逾碉勿攻，繞出其後。番眾不多，外備既密，內守必虛。我兵既自捷徑深入，守者各懷內顧，人無固志，均可不攻自潰。卡撒為進噶拉依正道，嶺高溝窄，臣當親任其難。黨壩險險，亦幾同卡撒，酌益新軍。兩道並進，直搗巢穴，取其渠魁。期四月間奏捷。」上以金川非大敵，勞師兩載，誅大臣，失良將，內不懌。及是聞其地險難下，益不欲竟其事，遂以孝聖憲皇后諭命班師，而傅恆方督總兵哈攀龍、哈尚德等攻下數碉。上以金川水土惡，賜傅恆人蔘三斤，並及諸將有差，屢詔召傅恆還。又以孝聖憲皇后諭封一等忠勇公，賜寶石頂、四團龍補服。傅恆奏言：「金川事一誤，今復輕率蕆事，賊焰愈張。眾土司皆罹其毒，邊宇將無寧日。審度形勢，賊碉非盡當道，其巢皆老弱，我兵且戰且前，自昔嶺中峰直抵噶拉依，破竹建瓴，功在垂成，棄之可惜。且臣受詔出師，若不掃穴擒渠，何顏返命？」並力辭封賞，上不允，手詔謂：「匈奴未滅，無以家為，乃驃姚武人銳往之概。大學士抒誠贊化，豈與兜鍪闇帥爭一日之績？」反复累數千言，复賜詩喻指。

時傅恆及提督岳鍾琪決策深入，莎羅奔遣頭人乞降，傅恆令自縛詣軍門。莎羅奔复介綽斯甲等詣岳鍾琪乞貸死，鍾琪親入勒烏圍，挈莎羅奔及其子郎卡詣軍門。語詳鍾琪傳。傅恆遂受莎羅奔父子降，莎羅奔等焚香作樂，誓六事：無犯鄰比諸番，反其侵地，供役

視諸土司，執獻諸酋抗我師者，還所掠內地民馬，納軍械槍砲，乃承製赦其罪。莎羅奔獻　佛像一、白金萬，傅恆卻其金，莎羅奔請以金為傅恆建祠。翌日，傅恆率師還。上優詔嘉獎，命用揚古利故事，賜豹尾槍二桿、親軍二名。三月，師至京師，命皇長子及裕親王等郊迎。上御殿受賀，行飲至禮。傅恆疏辭四團龍補服，上命服以入朝，復命用額亦都、佟國維故事，建宗祠，祀曾祖哈什屯以下，並追予李榮保諡，賜第東安門內，以詩落其成。

十九年，準噶爾內亂，諸部台吉多內附。上將用兵，諮廷臣，惟傅恆贊其議。二十年，師克伊犁，俘達瓦齊以歸，諭再封一等公，傅恆固辭，至泣下，乃允之。尋圖功臣像紫光閣，上親制贊，仍以為冠，舉蕭何不戰居首功為比。二十一年四月，將軍策楞追捕阿睦爾撒納未獲，上命傅恆出視師，赴額林哈畢爾噶，集蒙古諸台吉飭軍事。傅恆行日，策楞疏至，已率兵深入，復召傅恆還。

三十三年，將軍明瑞徵緬甸敗績，二月，授傅恆經略，出督師。時阿里袞以副將軍主軍事，上並授阿桂副將軍、舒赫德參贊大臣，命舒赫德先赴雲南，與阿里袞籌畫進軍。三十四年二月，傅恆師行，發京師及滿、蒙兵一萬三千六百人從征，上御太和殿賜敕，賚御用甲冑。四月，至騰越，傅恆決策，師循戛鳩江而進，大兵出江西，取道猛拱、猛養，直搗木梳，水師沿江順流下，水陸相應。偏師出江東取猛密，夾擊老官屯。往歲以避瘴，九月後進兵，緬甸得為備。傅恆互議先數十日出不意，攻其未備，水師當具舟。上初命阿里袞造舟濟師，阿里袞等言崖險澗窄不宜舟，傍江亦無造舟所。上又命三泰、傅顯往視，言與阿里袞等同。及傅恆至軍，諮土司頭人，知蠻暮有山曰翁古多木，旁有地曰野牛壩，野人所居，涼爽無瘴。即地伐木造舟，野人樂受值，執役甚謹。傅恆即使傅顯佐蒞事。舟成，督滿、漢兵並從行奴僕，更番轉搬。又得茂隆廠附近砲工，令範銅為砲。狀聞，輒降旨嘉獎，為賦造舟行焉。

傅恆初議自將九千三百人渡戛鳩而西，師未集，七月，將四千人發騰越。上以經略自將師寡，促諸軍速集如初議。八月，傅恆自南蚌趨戛鳩。奏至，上方行圍木蘭，入圍獲狍，畀福隆安以賜傅恆。傅恆道南底壩至允帽，臨戛鳩江，時猛拱大頭人脫猛烏猛、頭人賀丙等，詣傅恆請降。師至，脫猛烏猛將夾江諸夷寨頭人來迎，與賀丙具舟。傅恆命分兵徐濟，夾江為寨猛拱后土司渾覺亦請降，獻馴象四。上賚三眼孔雀翎，傅恆疏辭。師復進，取猛養，破寨四，誅頭人拉匿拉賽。設台站，令瑚爾起以七百人駐守。遂至南董幹，攻南準寨，獲頭人木波猛等三十五人。進次暮臘，再進次新街。

傅恆自渡戛鳩江，未嘗與緬甸兵戰，刈禾為糧，行二千里不血刃，而士馬觸暑雨多疾病。會阿桂將萬餘人自虎踞關出野牛壩，造舟畢成，徵廣東、福建水師亦至，乃合軍並進。哈國興將水師，阿桂、阿里袞將陸師，阿桂出江東，阿里袞出江西。緬兵壘金沙江兩岸，又以舟師扼江口。阿桂先與緬兵遇，麾步兵發銃矢，又以騎兵陷陣，緬兵潰。哈國興督舟師乘風蹴敵，緬兵舟相擊，死者數千。阿里袞亦破西岸緬兵，傅恆以所獲纛進。上復為賦詩，阿里袞感瘴而病，改將水師，旋卒。十一月，傅恆復進攻老官屯，老官屯在金沙江東，東猛密，西猛墅，北猛拱、猛養，南緬都阿瓦，為水陸通衢。緬兵伐木立寨甚固，哈國興督諸軍力攻，未即克。師破東南木寨，緬兵夜自水寨出，傅恆令海蘭察御之，又令伊勒圖督舟師掩擊，复獲船纛。緬兵潛至江岸築壘，又自林箐中出，海蘭察擊之，屢有斬馘。

師久攻堅，士卒染瘴多物故，水陸軍三萬一千，至是僅存一萬三千。傅恆以入告，上命罷兵，召傅恆還京。傅恆俄亦病，阿桂以聞。上令即馳驛還，而以軍事付阿桂。會緬甸酋懵駁遣頭人諾爾塔齎蒲葉書乞罷兵，傅恆奏入，上許其行成。傅恆附疏言：「用兵之始，眾以為難。臣執意請行，負委任，請從重治罪。」上手詔謂：「用兵非得已，如以為非是，朕當首任其過。皇祖時，吳三桂請撤藩，諮於群臣，議撤者惟米思翰、明珠數人。及三桂反，眾請誅議撤諸臣，皇祖深闢其非。朕仰紹祖訓，傅恆此事，可援以相比。傅恆收猛拱，當賜三眼孔雀翎，疏辭，俟功成拜賜。今既未克賊巢，當繳進賜翎，以稱其請罪之意。」懵駁遣頭人詣軍獻方物。十月，傅恆還駐虎踞關，上命傅恆會雲貴總督彰寶議減雲南總兵、知府員缺，釐正州縣舊制。三十四年二月，班師。三月，上幸天津，傅恆朝行在。既而緬甸酋謝罪表久不至，上謂傅恆方病，不忍治其罪。七月，卒，上親臨其第酹酒，命喪葬視宗室鎮國公，謚文忠。又命入祀前所建宗祠。其後上复幸天津，念傅恆於此復命，又經傅恆墓賜奠，皆紀以詩。及賦懷舊詩，許為「社稷臣」。嘉慶元年，以福康安平苗功，贈貝子。福康安卒，推恩贈郡王銜，旋並命配享太廟。

傅恆直軍機處二十三年，日侍左右，以勤慎得上眷。故事，軍機處諸臣不同入見，乾隆初，惟訥親承旨。迨傅恆自陳不能多識，乞諸大臣同入見。上晚膳後有所諮訪，又召傅恆獨對，時謂之「晚面」。又軍機處諸大臣既承旨，退自屬草，至傅恆始命章京具稿以進。上倚傅恆為重臣，然偶有小節疏失，即加以戒約。傅恆益謙下，治事不敢自擅。敬禮士大夫，翼後進使盡其才。行軍與士卒同甘苦。卒時未五十，上尤惜之。

子福靈安、福隆安、福康安、福長安。福康安自有傳。

福靈安，多羅額駙，授侍衛。準噶爾之役，從將軍兆惠戰於葉爾羌，有功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三十二年，授正白旗滿洲副都統。署雲南永北鎮總兵。卒。

福隆安，尚高宗女和嘉公主，授和碩額駙、御前侍衛。三十三年，擢兵部尚書、軍機處行走，移工部尚書。三十五年，襲一等忠勇公。三十六年，用兵金川，總兵宋元俊劾四川總督桂林，命福隆安往讞。福隆安直桂林，抵元俊罪。四十一年，复授兵部尚書，仍領工部。金川平，畫像紫光閣。四十九年，卒，謚勤恪。

子丰紳濟倫，初以公主子，命視和碩額駙品秩，授鑲藍旗漢軍副都統、奉宸苑卿。四十九年，襲爵。累遷兵部尚書，領鑾儀衛。嘉慶間，再坐事，官終盛京兵部侍郎。十二年，卒。子富勒渾翁珠，襲爵。

福長安，自藍翎侍衛累遷至正紅旗滿洲副都統、武備院卿，領內務府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命在軍機處學習行走。累遷戶部尚書。五十三年，台灣平。五十七年，廓爾喀平。諸功臣畫像紫光閣，福長安皆與焉。嘉慶三年，俘王三槐，福長安以直軍機處得侯。四年，高宗崩，大學士和珅得罪，仁宗以福長安阿附，逮下獄，奪爵，籍其家。諸大臣議用朋黨律坐立斬，上命改監候，而賜和珅死，使監福長安詣和珅死所跪視。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，就遷員外郎。六年，以請還京，奪職，發盛京披甲。旋自驍騎校屢遷：再為圍場總管，一為馬蘭鎮總兵，再署古北口提督。屢坐事譴謫。二十一年，授正黃旗滿洲副都統。二十二年，卒。

論曰：高宗初政，寬大而清明，舉國熙熙，樂見太平。是時鄂爾泰、張廷玉負夾輔之重，然居中用事為天子喉舌，厥惟訥親，繼之者傅恆也。高宗手詔謂當鄂爾泰在朝，培養陶成，得一訥親；訥親在朝，培養陶成，得一傅恆。又謂訥親受恩第一，次則傅恆。訥親視師失上指，坐誅，終不沒其勤廉；傅恆再以受降還師，德心孚契，自以其謹慎，非徒藉貴戚功閥重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